

乡村志·卷四

村医之家

贺享雍 著



从医疗卫生视角透视农村伦理道德演变
有病的故乡 无药的村医

生、老、病、死，人生四书，每本都很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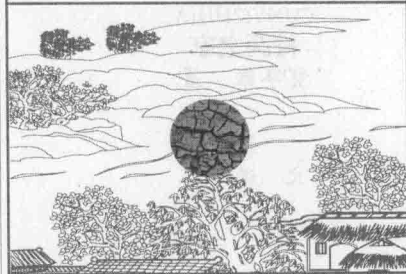
014058050

1247.57
3545

乡村志·卷四

村医之家

贺享雍 著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45643

I247.57
3545

0208202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志卷四·村医之家 / 贺享雍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411-3868-3

I. ①乡…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1644 号

CUNYIZHIJIA

村医之家

贺享雍 著

责任编辑 王其进
责任校对 舒晓利 汪 平 文 诺
责任印制 喻 辉
封面设计 尚书堂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9mm×239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68-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和乡村道德伦理变化的长篇小说。村民贺万山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成为村里的赤脚医生，在改革开放中又成为一名具有合法行医资格的乡村执业医师。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治病救人，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赢得了乡亲们的爱戴和拥护。他的两个儿子都继承了他的事业，但大儿子一心只想赚钱，毫无医德，当游医，卖假药；小儿子在城里开了个体医院，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下，也不得不做出许多违背亲情和良心的事。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农村普遍存在的缺医少药的状况和社会转型时期人性的嬗变，大胆地揭露了当前医疗领域里的不良现象，热情地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

楔 子	001
第一章	003
我爷爷和我爹都是乡村郎中	
第二章	024
我治好了自己的病	
第三章	042
我暗恋上了郑彩虹	
第四章	056
我遇到了恩人叶院长	
第五章	077
苏孝芳一出生就没了娘	
第六章	090
我娶了郑彩虹	
第七章	108
我有两次机会可以端上“铁饭碗”	
第八章	129
我们收养了苏孝芳的私生子	
第九章	152
贺春迷上了武术	

目 录

第十章 175

贺春做起了“游医”

第十一章 198

贺健在城里开了医院

第十二章 219

贺健不给苏孝芳做手术

第十三章 242

你彩虹婶丢下我走了



哎呀，是大侄儿?! 大侄儿这是三十天坐磨子——想转了，怎么舍得到老叔的诊所来坐坐？听说清明节你回贺家湾给祖先烧纸，烧完纸就走了，也不到老叔这里坐一坐，大侄儿的脚步硬是金贵呢！我还以为你把老叔忘了呢……没有忘？没有忘就好！我还记得那年收稻子，天气太热，大侄儿你发急痧，口死眼闭，人事不知，我回去拿药来不及了，幸好我口袋里随时都备有两个铜钱，就用手指夹住铜钱，在你颈项、背上、手弯、膝弯，来回用铜钱刮，才把你刮醒过来。那个时候你可不像现在，瘦得一把筋，黑得像牛屎，走路打趔趄，风都吹得倒……我说这些你不生气吧……不生气就好！这人一老，就喜欢翻一些陈谷子烂芝麻来说。好，我不说这些了！几年不见，大侄儿其他没变，就是头发白得差不多了！我想想，你是属龙的，比我要小七八岁呢，我的头发还没怎么白，怎么你的头发白得那么厉害？哟，我当然不能和大侄儿相比，大侄儿是写书的，用的是脑，用脑过度则容易伤精伤肾，所以我给大侄儿说一个补脑的偏方，回去叫侄儿媳妇多买些银耳和核桃仁给你吃！你看那白花花的银耳和黑乎乎的核桃仁，像不像人的大脑？所以你长期吃下去，保证大侄儿活到一百岁还耳聪目明、齿固精旺，再写一部《红楼梦》出来都没有问题！你不要撇嘴巴嘛，我这样说，也是有依据的！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象形。啥叫象形？打个比方说吧：你有时觉得自己走路无力，上坡脚杆软，下坡腿打闪，去看中医，中医说：去买一对牛蹄炖了吃！他为啥要叫你去买牛蹄吃？原来“牛蹄”“人蹄”都是蹄，十分相似，你照他说的去办，自然会腿脚健壮，步履生风。这就是象形了。还比如说现在得关节炎的人很多，是吧？关节炎在我们中医称为啥？叫“痹症”。痹者，不通之意也。啥意思？就是说产生这病的原因是因经络不通所致。既是经络不通，就当疏通经络，于是像忍冬藤、青风藤、雷公藤、络石藤……皆成了治关节炎之药。又由于痹症多发于四肢，形如树木之枝，于是桑树也加入了治关节炎药的队伍。又由于痹症总生于关节，形如树木之节，于是松树节也成了治关节炎的良药。这下你懂得啥是我们中医的象形了吧？所以除了上面我说的银耳和核桃补脑外，我还给大侄儿说两样东西，回去

也叫侄儿媳妇买了给你吃。一样是黑芝麻，一样是何首乌。这两样都是黑的，黑色属肾，都属于乌发的，你把它们请进肚里，天天请，月月请，年年请，我告诉你，别看你现在满头华发，只要你坚持不懈，我保管你一两年后，白发转青，青春回归，走到大街上，说不定那些年轻妹儿还要拿媚眼勾你呢……

哎呀，你看我说说着说着，就说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我听说大侄儿把我们贺家湾的贺世龙、贺世凤、贺世海、贺世忠、贺春乾、贺端阳、贺世普，还有郑锋、贺兴成、贺兴仁这些都写到你的书里去了。哈哈，这下他们可是高山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了！也好，他们出名，我们贺家湾星星跟到月亮走，也傍着他们出名了！我不是给大侄儿戴高帽子，大侄儿现在大小也算得个名人了，可还没有忘记贺家湾，这就是好的。你就好好把我们贺家湾写出来吧……啥，你要写我？我有啥好写的？我——不像贺世普那样学富五车，二没有贺世海那样腰缠万贯，是啥企业家，就一个乡村医生，给病人摸脉的……有写的？还是专门回来听我摆龙门阵的？我说嘛，大侄儿是大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那好吧，既然大侄儿这么抬举我，我也不好扫你的面子，你要写就写吧！不过我可要给大侄儿提一个要求，我晓得你们这些作家写的那些故事，是吃竹子，屙背篋——肚子里编的，你们叫“虚构”，可在我们看来，却是“瞎编”。你真想把我的故事写出来，你就按我讲的写，不要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牛膀扯到马膀，扯得乱七八糟。反正我这辈子，也没做过啥见不得人的事，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是怎么就是怎么……你答应？那好，自从你彩虹婶去世以后，我这嘴巴都闭得发臭了，我们两叔侄就坐下来慢慢吹，今天吹不完，明天接着吹，明天吹不完后天又吹，啥时吹完大侄儿就啥时走……不不不，一点也不会打搅我！不瞒大侄儿说，现在诊所不像过去了，生意冷淡得很，你看那些输液架都生锈了，我有的是时间和大侄儿摆龙门阵，你放心好了！好，老叔就去给你泡杯茶来。不过老叔有言在先，老叔可没有竹叶青、龙井、碧螺春这些名茶招待你，老叔这里只有靠山吃山，从山上采回来的金银花、菊花，不过喝了包比上面那些名茶安逸！老叔就是长期喝菊花、银花茶，你看我现在看书看报，还不像你要戴眼镜呢……好，菊花茶来了，大侄儿你慢慢饮用，老叔就开始讲了哈！

第一章

我爷爷和我爹都是乡村郎中

我爷爷和我爹都是乡村郎中，但他们死得太早了。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一岁零两个月，下面这些事，都是我娘告诉我的。我娘说那年的腊月二十三，我爷爷吃过午饭就被人叫去看病了。我爷爷看完病回家时，走到湾里那棵老黄葛树下碰到一个人，这人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一件露出棉花的单棉袄，拦腰系着一根草绳，脚穿一双麻窝子，肩上揸了一根斑竹，斑竹两端各挂了几把灯芯草，一边走，一边用手里的竹片敲着斑竹唱着一首谣儿：

灯芯草、灯芯草，点灯烧油少不了。

清热解毒是良药，今天吃了明天好……

我爷爷一见，便立即喊住那人道：“灯草客，几个钱一把？”那人抬头朝我爷爷一看，两人都同时吃了一惊。我爷爷见那人四十来岁的样子，面孔黧黑，浓眉厉眼，朝别人看时，眼角斜斜地向上，有种恶狠狠的感觉。我爷爷心里“咯噔”地跳了一下，这人似乎在哪儿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那人也是一样，看着我爷爷呆了半天，然后才咧开嘴角，一边朝我爷爷谦恭地笑着，一边走过来说：“五个小钱一把，十个小钱买一把送一把！”我爷爷从怀里掏出五个小钱递到那人手里，说：“给我来一把！”我爷爷在说话时，又搜肠刮肚地想了一遍，没错，这汉子确实眼熟，可把五脏六腑都晃都想遍了，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我爷爷正想问他时，只见那汉子一面从斑竹上取灯草，一面悄声对爷爷说：“贺神医，你今

晚不出诊呀？”我爷爷觉得这人问话奇怪，便说：“没有病家来请，我出啥诊？”那人说：“那我给你说个病人，田家坝的田老二害夹湿伤寒，躺了好几天了，吃了好几个郎中的药，越吃病越重，你号称‘神医’，不妨过去看看！”我爷爷说：“今晚送灶王菩萨上天，又是过小年，我不出诊，你跟他说，要是他信得过我，叫他家人明天亲自来请！”那人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表情，说：“那就罢了，反正我给你说了的。”说罢把灯草递给我爷爷，重新把斑竹搥在肩上，又一边敲竹片一边唱起来：

地不爱宝出灯草，灯草乃是居家宝；
焚膏继晷价最廉，休嫌室内灯光小；
灯草客，卖灯草，卖到河里遭狗咬；
狗子狗子你莫咬，少了灯草不得了……

我爷爷看着那灯草客搥着灯草走远了，还在盯着他的背影看。但他还是没有想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可那人的声音像幽远的古韵一样飘舞在寂静的冬日的黄昏里，像是给谁唱的招魂曲一般。我爷爷甚至觉得眼前飞舞着许多黑色的纸蝴蝶，有种怪怪的感觉。

爷爷的灯芯草就是给我买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灯芯草是个什么样儿了，大侄儿当然你是见过的。灯芯草又名通草、虎须草、碧玉草，就盛产在我们川东这一带。可是大侄儿你只知道灯芯草可以用来点灯、打草鞋、编草席，却不知道灯芯草还是一味中药。我跟你讲，灯芯草味甘、寒，无毒，生煮服之，治“五淋”；败席煮服，效果更好。此外，灯芯草还有止血通气、散肿止渴的功效，小娃娃流口水，盘一小把灯芯草熬水一喝，保管就不流口水了。大侄儿你把这个偏方记住吧，今后你的小孙子小外孙子如果流口水，你就到药铺去买一小把灯芯草煮在牛奶里给他们喝，既省事效果又好。

哈，你看我说着说着又说一边去了，还是继续说我爷爷吧。我爷爷那年五十八岁，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面皮白净，上穿一件自染的靛蓝色棉长袍，外罩一件蓝灰色长衫，下穿一条单棉长裤，脚着一双平底圆口布鞋，要不是肩上挎着那只满是中药口袋的黄布包袱，活脱脱就是一个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我爷爷回到家的时候，娘正把我抱在她的膝盖上，坐在阶沿上一抹夕阳的光线里，一边轻

轻地抖着我，一边对我唱祭灶王菩萨歌：

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
两边摆下两盘果，中间献上一碟糖。
黑豆干草一碗水，灶神贴在灶板上，
炉内焚烧香一炷，前面明火明晃晃。
当家的忙过来祝贺，祝贺那灶王爷，
上天见到王母娘，好言一句降吉祥……

正唱着，我娘一眼看见我爷爷回来了，立即停止了哼唱，对我说：“公回来了，公回来了，快喊公！”我娘说，我那时刚学会说话，长得胖胖的，身上裹着小棉袄小棉裤，头上戴了一顶用红绸子做的长尾棉帽，帽子前面缀着铜制的“十八罗汉”，长尾上吊着两枚大制钱，帽檐两边各挂一个响铃，只要我的头一转动，响铃就叮当有声，十分好听。我一看见爷爷手里的灯芯草，白白的，又圆又润，纤长洁净，觉得很华丽，就高兴得在我娘的大腿上跳了起来，一边张开藕节似的小手，一边用含混不明的声音喊了起来：“公！公……”

我爷爷看见，高兴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白白的国字脸上露出了一道道平时不大看得出的皱纹，下巴上那撮山羊胡子像被风吹着那样颤抖不停。他连肩上的黄布包袱都来不及放下，就过来把我从我娘怀里接过去，我一倒在他的怀里，就去抓他手里的灯芯草。爷爷马上把手拿开，说：“莫抓，莫抓，一抓就断了！”又说，“这是治你流口水的药，谁叫你老爱流口水呢？”说着，就把灯芯草递给我娘，又对我娘说，“晚上熬小半汤碗水，放些红糖给他喝！”我娘答应了一声，接过灯芯草进屋去了。我一见娘把灯芯草拿走了，有些不高兴了，瘪着嘴巴要哭的样子，爷爷便马上用他的胡须来刺我的脸蛋。我被爷爷脸上又硬又密的胡须刺得咯咯地笑起来，用力去扯他下巴上的山羊胡——我爷爷那撮黑胡子中有几根白须像银针一样亮闪闪的。爷爷不但没生气，反而像我一样嘿嘿地笑起来。我娘后来说，那个黄昏，我们一老一少像有人在胳膊似的，一会儿少的笑，一会儿老的笑，一会儿一老一少对着笑，惹得一旁的我娘也露出白白的牙齿，脸上的一对酒窝儿一闪一闪的。

可就在这时，我娘说，忽然从擂鼓山方向传来两声“呱呱”的老鹅的叫声，

声音十分尖厉、恐怖，就像一个传说中的魔鬼，躲在远远的地方，现在突然张牙舞爪地朝贺家湾扑过来了似的，除了我以外，我爷爷、我娘似乎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脸上的笑容登时僵住了。半天，我娘才朝地下啐了一口，然后说：“快要过年了，死老鸱你叫什么？”爷爷听了娘的话，说：“阎王爷要人的命，可不分过年不过年！”接着又说，“不知阎王爷这回又要哪个的命？”

我一见爷爷不拿胡子刺我了，便在他的怀里踢蹬起来，我娘一见，急忙把我抱过去。我爷爷便进屋去，从肩上取下黄布包袱，放到堂屋里的药案上，然后在药案后面的竹椅上坐了下来。我娘一看，急忙把我放到地上，进灶屋里拿出一把铜茶壶和一只茶碗，泡了茶——我爷爷也是长年喝菊花和银花茶的——然后往我爷爷面前轻轻一放，说：“爹，你喝茶！”接着又说，“祭灶王菩萨的祭品都准备好了，你老人家说怎么祭我就把东西端出来！”我爷爷说：“吃了夜宵把灶房打扫干净后再祭！”说完，端起茶碗，放到鼻子底下，对着那袅袅上升的热气猛吸了几口，接着微闭双目，屏息敛气，似乎陶醉在一种似神似仙的境界中一样。如此过了一會兒，突然长长地往外呼出一口气来，并且不由自主地先“啊”了一声，然后才撮起嘴唇，轻轻吹了一下浮在水面的泡沫和花瓣，将碗递到嘴边，蜻蜓点水般将嘴唇打湿，伸出舌尖品尝滋味后，方才就着满室的药香味道，慢慢啜饮起来。

大侄儿你还不晓得我爷爷当时的诊所开在什么地方吧？就在现在贺大成住的村口呀！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也是对的。因为我爷爷在那里开诊所时，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爷爷家是个四合院，院子后面是庙子坡，庙子坡除半山腰上的土地庙外，就是一片葱葱郁郁的李子树，每到春暖花开，漫山遍野一片雪白，连吸一口气都是香的。前面是一块明镜水塘，意味着明镜永照，泽被子孙。水塘门前是一条大路，直通我们贺氏宗祠。我爷爷为啥要把诊所建在村口？这是有讲究的。首先是这里的风水，叫作“后有靠，前有照”，四面也开阔，又靠近宗祠，风水好，祖宗也会保佑诊所永不出事。其次，诊所建在村口，病人来就诊不用进村，也就不会将疾病和污秽带入湾里，起到了将病人隔离的作用。只从这一点看，便知我爷爷被人称为“德行郎中”，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爷爷给他的诊所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荣乐堂”。为啥叫这个名字？乃是寓了爷爷“治病救人，为荣为乐”的意思在里面。沿着一条青石小路走进院子，便看见迎面大门上方挂着一块黑漆匾额，匾上就是写的这三个字。两边门框上还有一联：“但求世人莫多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均是我爷爷亲自书写。爷爷的诊

所设在正堂屋里，跨进大门，只见正面墙壁神龛当中，除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外，还有一张药王菩萨孙思邈的画像。那孙思邈赤面慈颜、五络长髯、方巾红袍、彩带广袖，身旁卧着一只吊眼白额猛虎，看起来一副仙风道骨模样，却又仪态朴实，可亲可敬。那神龛下面一张供桌，桌上供果齐全，炉内香烟袅袅。左右墙壁，皆是高及横梁的中药药橱，那盛中药的抽屉一样大小，先用了桐油打底，再用生漆漆过，抽屉的左上角贴着用毛笔小楷写着药名的纸片，一样的黄铜拉手，显得整洁又漂亮。药橱上面，分别立着几只大小不一的青花药瓶，古色古香，里面盛满了各种中药制成的散剂丸药，皆用草纸封了口。一张大药案横在后面的药橱中间，几乎占了半间屋子，上面摆着黑铁碾草、紫铜药臼、制膏药的药灯、称药的药戥等常用工具和一沓裁得方方正正的牛皮纸，那便是包药的药纸了。离药案上面约半人多高的地方，悬吊着一个线锤，上面缠着红白两色的麻线，那便是扎药的药线了。我娘说，她最喜欢看我爷爷给病人包药、扎药了。她说那简直是在变戏法，不但包得快，而且有棱有角，整齐得像刀切出的一样。药常常不是一两服，往往三五服，多的时候甚至达十多服，不管多少服，我爷爷包好了，扯下线锤上的药线往药包上一扎，便将药扎了长长的一摞，交给病人，让病人放心地拎去。只这一招功夫，也不是一两年可以练成的。药橱前面，便是一张红木诊案了。这红木诊案上，一角摆着几本线装的古代医书，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等。那古书之下，又压着一张从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抄来的两句话：“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也出自爷爷亲笔。爷爷压在案头，每逢给病人把脉开处方时，均要将这两句话细细地读上一遍。一角的诊案上，摆着一只方方正正的端砚，上面搁着毛笔，这便是爷爷给病人开处方时所用之宝了。每天有病人来就诊，爷爷便往红木诊案后一坐，一袭长衫，一顶小帽，面目慈祥，细细地为病人把脉、开方、配药，一副冷静和矜持的表情。可是也怪，我爷爷越是这样一副见得多说得少的样子，病人越是感到温暖，越是相信他，来找他看病的人，有时屋子里坐不下，都坐到外面阶沿上去了。诊完病后，爷爷最喜欢的事就两样，一是泡一壶菊花或银花茶，先观其色，后闻其气，然后才慢慢喝着，喝出人生百味。二是烫一壶清酒，就两样小菜，花前月下，独自小酌，直饮得心中有万千世界时，才带着微醺解衣上床，酣然入睡。

我爷爷喝完两盏茶，天就完全黑了，我娘过来点上桐油灯盏，灯盏里有两根灯芯，照得室内药橱、药案、药臼、药灯闪闪发亮。两盏香茶不仅让我爷爷觉得

周身通泰，而且脸上也呈现出了古铜色的光芒。他等我娘转身后，将灯盏里的灯芯挑去了一根，然后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微闭了双眼，一脸的安静平和，自去养神、养气、养心了。

正在这时，“呱呱”的老鸱叫声又忽然传来，这次不再是从擂鼓山传来，而是从屋顶上空劈下来。我爷爷立即睁开了眼，倏地坐了起来，衣袖把茶盏碰到地下，发出了清脆的破碎声。我娘正在灶房炒菜，也吓得将锅铲掉在了地下，这时也顾不得去拾，急慌慌地跑到堂屋里对我爷爷说：“爹，喜鹊报喜，老鸱报丧，会不会是万山他爹进城买药出了啥事？”我爷爷听了这话，浑身又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却说：“老五他平时磨子都压不出个屁来，能出啥事？”娘听了爷爷这话，像是得到了一些安慰，于是也不说什么了，过来将打碎的茶碗碎片扫了，又进灶房去了。

不一时，我娘将做好的晚饭端上了桌，正要拿起酒壶去给爷爷温酒时，爷爷却对我娘挥了一下手，说：“今晚上要祭灶王菩萨，就不喝酒了！”其实我爷爷从听了我娘刚才的话后，心里一直就有些慌慌的，有种两头不踏实的感觉。我爷爷虽然是一方名医，可他还是有些相信迷信。他觉得冥冥之中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比如说他这辈子一共生了八个子女，可阎王爷就夺走了他六个，其中老三还是在娶了三婶，有了一子一女后才被阎王爷把命给圈走了的。尽管他是医生，也没法留住他们的性命，最后只剩下了我爹和一个嫁出去的四姑。因此爷爷觉得凡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就是鬼神的事情，因此对鬼神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我娘听了我爷爷的话，也果然没去给他温酒了。

吃过夜饭，我娘去把灶膛前的柴草抱开，将灶屋打扫干净，取出灶王菩萨的像挂在灶壁上，端出香蜡供果摆在灶王菩萨像面前，出来对我爷爷说：“爹，供果摆好了！”

爷爷听了这话，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腊月二十三送灶王菩萨上天，是当家人的事，旁人不可代替。可爷爷刚站起来，便觉得心跳得十分厉害，仿佛里面有只小兔子在蹦一样。可他忍住了，仍像平常一样过去将大门打开。大门刚刚才启开一条缝，一股凉飕飕的冷风立即灌进来，灯盏里的灯火晃了几晃，熄灭了。爷爷不禁又打了一个寒战，叫我娘重新点上灯，放到背风处，好给灶王菩萨离去时照路。我娘把灯重新点上后，爷爷这才走进灶房，先用清水净了手，过去点了香烛，双手执着，对着灶王菩萨的像拜了三拜，口里默默念诵了一番乞求菩萨“上天言

好事，回家保平安”的话，然后把香烛插到供果中间的小香炉里，从我娘准备温给他喝的酒壶中倒出一杯清酒，徐徐地倒在灶膛前面的地上。在我爷爷祭灶王菩萨的时候，我娘抱着我，肃穆地站到旁边看着，大气也不敢吭一声儿。我爷爷奠酒完毕，恭恭敬敬地看着香炉里袅袅上升的青烟，这样过了一會兒，才转过身来准备离去。这时，忽然从牛栏里传来一声家里那头母牛的响鼻声。我娘说，那头母牛正怀着小牛崽儿，过了年就该生了。我爷爷听见牛的响鼻声，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站住了，回头对我娘说：“老五家的，牛喂了没有？”我娘说：“我一会儿就去喂。”我爷爷说：“把万山给我，你去喂！”又说，“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呢！”

说完这话，正准备来抱我时，外面忽然喊声大作：“快跑呀，土匪来了……”爷爷一听，顿时变了脸色，也顾不得抱我了，立即三步并作两步，跑出门外一看，果见从圆通寺方向，有几十支火把晃动着，在朝上湾包抄过去，整个贺家湾已处在一片鸡飞狗跳的混乱中，人们一边惊恐地呼喊，一边朝村口这边跑了过来。爷爷一见，突然返身进来，从我娘怀里一把将我抱过去，此时也顾不得啥礼节不礼节了，一手抱我，一手去拉了我娘的手，口里说：“五媳妇，快走……”

可是我娘却像是吓傻了，站着半天没动，我爷爷又狠狠拉了一下，我娘似乎才明白过来，却说：“爹，爹，让我去把箱子拿走！”爷爷一听，就有些生气了，说：“还拿箱子做啥，留住人就是好的……”一语未了，爷爷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又将我往我娘怀里一塞，说，“你抱到娃儿一下，我马上就来！”

我娘以为我爷爷要去拿什么财宝，打着哆嗦把我接过去，我爷爷却是走进灶房，手伸进锅底下抹了一把，然后走出来又往我娘脸上一抹，我娘的脸顿时便也成了一张锅底，然后才抱着我，拉着我娘往外面跑了。

刚跑到门口大路上，便遇着许多扶老携幼的人，一些来得及又动作麻利的，手里提了一只包袱或一口箱子或一两块腊肉，更多的人却只是赤手空拳，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三娘牵着堂兄堂姐也在人群中，见别人手里提了一些东西，自己什么也没拿，便哭了起来，说：“天啦，你们还拿了一点东西，我可什么也没拿，可怜我孤儿寡母口攒牙积，上个月才给两个娃儿一人做了一套新衣服，只说正月间去他们外婆家穿，算路没往算路来哟……”说着说着，便把气撒在了手里的两个孩子身上，狠狠地推了他们一下，说，“就怪你这两个短命鬼，要不是你们拖累，我说啥也要拿点东西出来嘛！”我的堂兄堂姐被母亲一推，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来。我爷爷一见，便对我三娘说：“三媳妇，你对孩子发啥气？孩子知道啥？”又对我娘说，“去把你三嫂和两个侄娃儿叫过来，一家人要生生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起！”

没一时，我三娘和堂兄堂姐都过来了，一家人都围着我爷爷，高一脚低一脚地朝村后的土地坪走去。这时，土匪已经洗劫完了上湾，转到中湾来了，大院子里到处火把乱晃，土匪奔来跑去脚步声清晰可闻。我爷爷带着一群妇孺，终于来到了土地坪的树林里，一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爷爷划了一根火柴一看，才见树林里到处是躲土匪的人，有的在高声咒骂，有的在低声叹息，有的在诉说屋子里还有啥东西，有的在惋惜杀了年猪，连汤也没舍得让孩子们喝一口，说是留着过年，这下全让土匪给抢去了……我爷爷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劝说大家：“钱财是小事，人才是大事，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大家都要想开一点！”说完，就傍着一棵树坐了下去。可屁股刚一挨地，我爷爷就像被毒虫咬了一下似的，马上又弹跳起来，把我举起来对我娘说：“五媳妇，你把万山抱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话还没说完，所有的人便都惊得叫了起来，说：“你回去干什么？”我爷爷说：“我想起了一个人！”众人又齐声问：“啥人？”我爷爷没有直接回答，却说：“是什么人你们不用管，反正这人有用！”众人见问不出什么来，也就不问了。我爷爷见众人不再说什么，转身便要走。可是我娘却不同意了，她也不管有那么多人在场，一把拉住了我爷爷的袖子，说：“不，爹，你不能回去，那些土匪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说完这话，我娘又以为她刚要带箱子，我爷爷没准带，这会儿有些失悔了，要回去给她取，便又接着说，“那箱子我不要了，强盗爱拿走便拿走！”

三娘真以为爷爷是回去给我娘取箱子，就有些吃醋了，于是说：“对，爹，你刚才还说钱财是小，人才是大，怎么又连命都不想要，回去顾那点财产？”爷爷听了三娘这话，白了她一眼，想发作却没有发作，只是对她说了一句：“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难道你爹是个顾财不顾命的人？”我三娘便不吭声了。然后爷爷才对我娘说：“没事，五媳妇……”可是我娘还是不同意，她想起了下午和晚上听见的老鹅的叫声，身上的汗毛都一下倒立了起来，甚至连我她都没有伸手去接，说：“不，爹，你不能回去！”接着又说，“要回去我们一起回去……”

爷爷见我娘固执不肯抱我，有些生气了，想把我放到草地上，却又不忍心，过了一会儿，才将我娘叫到一边，说出了一番话。只因这番话，让我娘惊喜交加，

最后终于同意让我爷爷下山了。

你道我爷爷对我娘说的一番啥话？原来，从下午见了那个灯草客后，我爷爷一直在回忆此人在什么地方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刚才往地上坐的那一瞬间，爷爷的脑海像突然开了一片天窗一样，一道阳光泻了进来，那人从意识的混沌之处猛地跳到了阳光下，让爷爷想起了他——原来他是爷爷治疗过的一个病人。大约是前年秋天，两个汉子走进爷爷的诊所，对爷爷说要请他去看一个得了急症的病人。爷爷问病人在哪？那两人又不肯明说，只催爷爷快走，迟了恐怕会误了人的性命。爷爷见来人催得紧，只得对屋里的病人说了声“对不起”，背起药包袱随那两人走了。走出贺家湾，爷爷又问那两人病人在哪里？那两人先说在彭家坝，可到了彭家坝又说是在沙坡梁子。爷爷见两人形迹可疑，说话吞吞吐吐，当下便有些怀疑起来。但他还是跟着他们走，因为他是郎中，不管什么人，他治病救人要紧。果然，那两人并没有把他带进村子里，而是带进了一个山洞。进了山洞一看，只见洞里稻草堆上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汉子，嘴里直哼哼。我爷爷吓了一跳，急忙解开那汉子的衣服，一见，原来身上有好几处刀伤，一些伤口像小孩子的嘴巴一样张开，可以看见里面白森森的骨头。治刀枪伤尽管是我爷爷的拿手好戏，可一见这伤势还是吃惊不小，便抬头对那两个汉子说：“怎么中了这么多伤？”那两个汉子互相看了一眼，却是什么也不愿说，只抬起手来，对我爷爷作了一揖说：“贺神医你什么也不要问，治好了我兄弟的伤，我们自有重谢！”爷爷一听他们这话，又看了看三人的模样，心里便明白他们是干什么营生的了，于是不再说什么，为汉子清洗起伤口来。清洗完伤口，爷爷从一个玻璃小瓶里倒出一些药粉，均匀地敷在伤口上，然后用干净布条将伤口包好。又将玻璃瓶子交给两个汉子，让他们每天照此给病人敷药一次，又打开黄布包袱，抓了三剂中药，两天一剂，让他们熬煎了给病人喝。又叮嘱七天以后，再到他诊所来取药一次。交代完毕，我爷爷就把黄布包袱往肩头一搭，也不说药钱和诊费的事，便告辞而去。那汉子中的一人要送，被爷爷婉言谢绝了。

七天以后，那其中一个汉子果然来到爷爷的诊所，面露喜色，一进门就将两块大洋往爷爷的诊案上一放。爷爷急忙又将钱给汉子推了过去，那汉子不知爷爷为什么不收他的钱，便低声说了一句：“贺郎中嫌我们这钱来路不正？”爷爷莞尔一笑，说：“你错了，我们行医之人，对所有来求医者，一不问其贵贱贫富，二不问其是否是恩友仇家，所有病人，普同一等，都为亲人。我不收你这钱，是因为